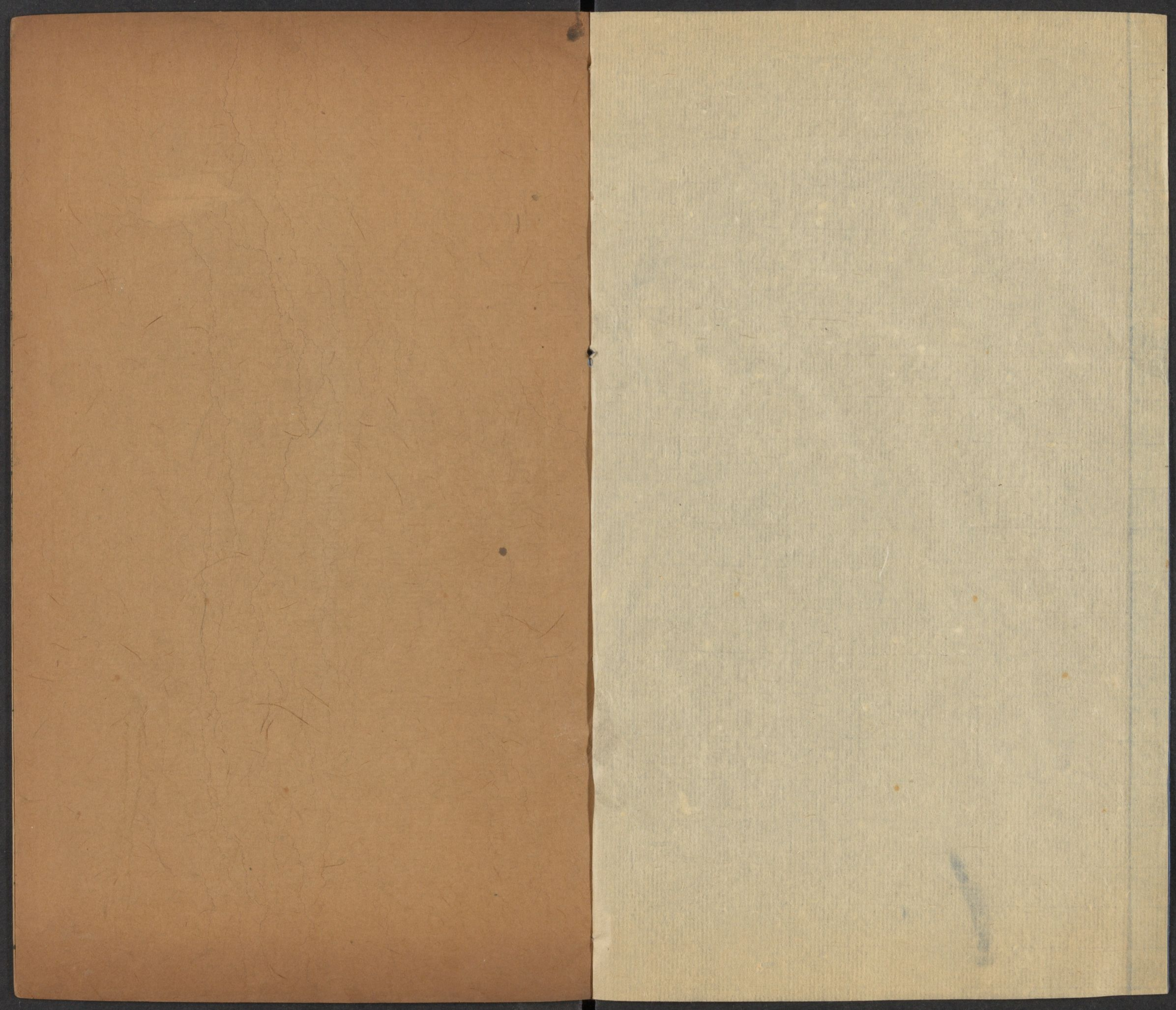


T 1237/7218(6)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九

○齊國臣類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孔子於管仲但許其有仁者之功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  
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  
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後集

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耻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鬪之說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寔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爲管仲發也

再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答潘恭叔 友恭

此段謂孔子不稱管仲之義而獨稱其功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可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

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

又答連嵩卿云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爾非以管仲爲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爲仁乎

論管仲小哉之器

答潘時舉

此段謂管仲只在功利上走施設不過如

問管仲以匡天下正諸侯爲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莫大於此此其所以爲小也先生曰必兼其上面兩句方見得他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纔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匡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

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  
搜諸侯以伐諸侯者皆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  
於已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齊而不  
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  
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  
有一毫侈心便非正道便是霸道者之習此不可不  
省察也

按林聞一問管仲之器小集註云度量褊淺規模  
卑狹只是一意否先生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有

意思因令座間各說其意董叔重云度量褊淺言  
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  
此器便小蓋不是從反身修德處做來故規模亦  
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戰國臣類

論樂毅伐齊之師

答黃義剛

此段謂樂毅只是因人怨潛王故能下齊

城

問樂毅伐齊王文中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亡二者之說孰是先生曰這只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校子細只緣田單會守故不柰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日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了他底連忙發遣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何況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一城樂毅也自煞費氣力去取是被他善守後不柰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他

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他不過如此舉措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興發將去以此見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箇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無人柰得他何

論藺相如全璧制秦之勇

同前

論恁地做

此段謂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  
 問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  
 謂賢矣但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頗之術待秦  
 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  
 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  
 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  
 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  
 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

大槩與公說相似相如不合與爭那璧要之恁地說  
 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  
 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  
 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  
 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  
 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  
 恁地做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  
 黃歇要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  
 曾做聲只恁休了



○西漢臣類

黃老要論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

此段謂子房之學是從黃老中來諸葛孔

明學術亦甚雜然意思頗正大

問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曰張子房全是黃老皆自

黃石一編中來又問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

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

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是黃老為君報讐此是他資

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

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

與陳平輩一律耳諸葛孔明學術亦甚雜輔廣云他

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

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

則從申韓中來

何氏曰論張良全是術數

升論曰語錄

此段謂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擒

問伊川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爲任術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貽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使了却項羽却較易些然項羽已是無能爲終必就擒也

按先生通鑑綱目書云二世三年沛公得張良爲廐將五年夏四月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三國臣類

論孔明招徠降附之略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孔明拔衆而歸非不肯徒還爲常人

之態

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某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齧齧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

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  
肝腦塗地而莫之收者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  
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  
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  
如明者之論也

又書云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  
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  
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  
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

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  
不肯棄民之意歟

此論孔明善及子孫之報

此段專非南軒爲是

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  
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某所傳末略載諸葛瞻  
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以爲  
不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奉

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  
又書云所喻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  
大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  
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  
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  
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  
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此論武侯知義利大分

答或人

此段謂孔明細微之間不能無未察處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  
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  
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  
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  
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  
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麓者

論武侯與管仲之心不同

論答葉賀孫

此段謂武侯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是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跡儘有駁雜去處然武侯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卽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未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宛洛則魏首尾必不

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雲合響應也

○東晉臣類

論王導謝安清虛

論答黃義剛

○五分曰此段謂謝安却有心中原王導都無取中

亦是出據原意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先生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

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隨波逐流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都無取中原意此說亦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誤了都做不得

○五代臣類

論馮道鄉原之賊

答張敬之

○東晉五 此段謂鄉原人皆稱之不知有無窮之禍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人皆稱之不知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

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九終

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 後集

○孔子類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文集讀余隱之辯温公疑孟子上 隱之名允文建

人安味矣是以味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

效然復却此段謂温公之說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

攻盛公之之也非吾夫子一人之良而兼三千之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

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

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有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

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而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拯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論仲尼焉學之義

答林擇之 用中



此段謂文武之道是指先王之禮樂刑政  
教化文章之類

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  
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  
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  
向來貪說箇高低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  
雖亦曲爲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  
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  
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雅之

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  
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論聖門成人之說

答陳同甫

此段謂子路之問夫子亦就其所及告之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  
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  
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  
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

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論孔門教人之序

答林退思

此段謂道體雖高且大而實未嘗不貫日

用之間

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悌忠信持守認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

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

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論聖門精義之學

答江元適

此段謂聖門下學之序始於格物致知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自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

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論聖人道體渾全之義

答江元適

泳

此段謂聖人之學莫非大中至正之矩

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

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聖門入道之功

陳文蔚錄

此段謂得入聖人之道皆有所見

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而入也答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

○孔門高第類

論曾點言志之義

答廖子晦

此段謂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便爲至極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至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旣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

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是至極而無以加也  
上蔡所記伊川先生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見於外書可并檢看然則學者觀此要自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會點之所見存得會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又要密察亦謂此

論曾點言志之義

答林德久

至

此段謂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做得堯舜事業處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爲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論曾點詠歸意思

潘時舉錄

此段謂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略

恭父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須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暮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是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是不合將來玩弄了

論曾點漆雕開不相上下

答曾擇之

祖道

此段謂二人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濶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曾襟洒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論顏子造道之妙

答范伯崇

此段謂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

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爲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

可容易看也

論曾子易簣之義

答王子合

此段謂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易之非大賢不能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



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  
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  
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至善但謂曾子辭  
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  
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  
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  
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  
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  
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

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  
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  
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  
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  
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  
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  
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  
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卽時易之  
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簣合禮者

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  
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  
要當推類究索技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  
賢之學也不尚一事之表而必以善其表則且否哉

論曾點漆雕開子路異同

陳文蔚錄

此段謂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子路  
只是些勇不曾去得

問程氏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恐漆雕開見處未

到曾點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觀他吾斯之  
未能信之語可見又問程氏言子路只是不達爲國  
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  
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麓緣他勇便  
麓若不是勇又不曾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  
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卽  
達爲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冉有公西華如何  
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  
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

論顏子學力之得處

答廖子晦

此段謂欲罷不能顏子後來得力之效驗  
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  
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  
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  
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  
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  
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

論顏子不改其樂

潘時舉錄

此段謂顏子元自有樂處

或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先生曰顏子私  
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  
自有箇樂始得

論顏子得似夫子否

葉賀孫錄

此段謂顏子資稟高故涵養易

系述之德 卷一 行集卷一 三  
恭父問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四代之禮樂不知顏  
子若得時行志做出來也得似夫子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否曰也須有這意思終勝似孟子正卿問顏子  
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  
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  
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  
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爲邦而孔  
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  
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

論子思喫緊爲人處

答連嵩卿

此段謂子思孟子皆是喫緊爲人處

所論程先生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往亦以  
爲疑此乃爲或問中舊說所悞今詳味之方見程先  
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以其於事物中  
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  
子喫緊爲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略綽提撕便是  
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爲證也

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却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便爲一說也

論子路結纓之義

答歐陽希遜

謙之

此段謂古人謹禮不以死生變易所守

易箠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苟爲也

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論', '道', '孟', '子']*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一

後集

○孔孟類

論孔孟相傳之道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李常之言不足以窺孟氏之藩籬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深知所傳者何  
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何哉曰仁義而已矣  
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

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  
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已  
傳耳受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  
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  
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  
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  
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  
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

孟子說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  
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  
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馬  
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  
其所蔽亦不難辯矣

論孔孟言仁之功

答林德久

至

此段謂不可以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周徧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  
卽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註中  
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  
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  
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  
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  
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論孔孟所處之異

語錄

此段謂聖賢分量不同

程先生說孔子爲乘田則爲乘田爲委吏則爲委吏  
爲司寇則爲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  
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  
無所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量不  
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  
儘無窮人要去倣又倣不辦極得做得一兩件又困  
了唯是聖人便是事窮到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者



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以取證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略也而已

○孟子類

論孟子辭齊王之召

文集讀余隱之辯溫公疑孟上

此段謂王以疾要之則辭而不往

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

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

之詳矣恐温公亦未深考耳孟子達尊之意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尊崇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

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之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論孟子言去就之義

同上

此段調孟子之說蓋通上下言之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

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  
 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  
 戶則周之亦可受也 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以  
 受免死而已矣 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  
 是而觀則温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而隱之所辯引  
 孔子事為證恐未然也

論孟子絕陳仲子之意 同上

此段謂父子兄弟之大倫大義一日不可

去

温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  
 非之而身享之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為者  
 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  
 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  
 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  
 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  
 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毋非不慈孰使之離愚  
 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

下者則知之矣

辯李氏論孟子不能尊周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周顯王之時人心離天命改久矣  
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徵弱爾而孟子不使  
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寢微寢滅孔  
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  
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

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  
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  
已哉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  
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之矣聖人之心豈  
異是哉隱之只以衰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  
氏詆罵中而所謂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  
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再辯孟子不尊周之說

同上

此段謂孔孟各得時措之宜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悖矣

辯李氏謂孟子以權誘諸侯

同上

此段謂李氏悼學者之迷惑不知已之迷惑亦甚

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略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已得之愚必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

氏自以爲悼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已之迷惑也亦甚哉

論孟子闢異端之功

讀余隱之辯鄭公藝圃折衷

此段謂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

端之爲害深

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

息邪詎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

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萑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

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燮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

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萑稗鉤吻此人所

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

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

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以君

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各

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

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論孟子才高無據

葉賀孫錄

此段謂學者當學顏子其始

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須學顏子入

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

顏子孟子說得愈不甚仔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

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十一終

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二

後集

○諸子類

論老子不爭之道

語錄

此段謂老子退步柔伏只不與爭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

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

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

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

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  
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  
便是用此道如張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啗  
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卽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  
講解了卽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  
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卽當子房閒時不做聲氣莫  
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  
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  
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盡潑出

來龔列子比老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  
曰然

論老子不似鄉原

答黃義剛

此段謂老子之心却是出倫理之外

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先生曰老子不  
似鄉原鄉原却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倫理  
之外他自處得雖甚卑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  
然其心却是出於倫理之外其說煞害事如鄉原便



却只是無見識底好人未害倫理在

論老子孟子之體用

語錄

此段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此老子之體

用

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觀列子偶書

文集

此段謂列子所言不過剽掠之端

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月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論莊老學術之偏

葉賀孫錄

此段謂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也只乖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不得他直是以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也只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

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于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

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文集養生主說

此段謂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但欲依阿其間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

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

見醫書

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

見深衣註

皆中意也老

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

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

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

識其何說也

論荀揚立說之偏

輔漢卿錄

此段謂荀子說龐揚子只是走入莊子窠

窟

問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

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

荀子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龐他那物事皆未成

箇模樣便將來說云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曰

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那老莊窠窟裏去如清淨

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太元中所說

靈根之說

云云

亦只是老莊意云程子却取之是如何曰然但恐他

意思正是那養生底工夫耳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

以老莊之言駕說耳

論漢儒訓詁之學

答劉淳叟

此段謂漢儒窺見些小終不曾見得大體

問漢儒何以溺訓詁而不及理答曰漢初諸儒專治

經漢文衡 後集卷十一  
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令自尋義理而已  
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  
體問何以謂之全體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  
是且如匡衡論時政亦及治情性之說及到得他入  
手做時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廟禮而已翼奉言見道  
知王治之象見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只教  
人主以陰陽日辰貪狼廉貞之類辯君子小人以此  
觀之他只是復窺見得些子終不曾見得大體也唯  
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  
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

論揚子事莽之罪

答尤延之

論此段謂揚雄畏死貪生而其迹不免於誅  
絕之罪

垂論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  
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  
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

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

論揚雄韓愈文中子優劣

潘時舉錄

此段謂揚韓各自有長處文中子好處亦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先生曰各自有長

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竒偶竒是陽偶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自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才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

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  
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  
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淨惟淵惟默之語  
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  
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  
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  
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  
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蓀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  
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

缺

論仲舒子雲仲淹退之優劣

沈僴錄

此段謂仲舒子雲兩人不須說只文中子  
韓退之更詳看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  
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底楊子  
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  
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  
雖云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



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此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家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文集王氏續經說

此段謂王氏續經非能真有見於古昔聖人之道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  
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所不可  
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惟  
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  
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  
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  
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  
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  
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

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之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

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

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

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旣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

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聖文以自見

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又說文中子續經猶小兒墜瓦屋然世儒旣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十一終

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三

後集

○儒釋類

論釋氏異端之非

答汪尚書

此段專論異端似是而非之失

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

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

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

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

甚晚耳非敢據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  
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  
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  
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  
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  
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  
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旣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  
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卽此以定取舍  
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

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  
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觀與  
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  
此句以爲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  
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  
楞嚴圓覺亦恐是謂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爲吾  
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

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某於釋學雖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旣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

論釋氏不見心與法之失

此段謂理門之學先盡其心以立大本與

釋氏不同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

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

流行反爲異端所攻重爲吾道之累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答廖子晦

德明

此段謂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釋氏之說

上達而下學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

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性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有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



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內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微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論佛釋正邪之異

答李深卿

此段謂天理人心自有至當不必求合於

彼

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

事可辯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爲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力而於彼說顧嘗着力研窮是以於彼說自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辯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抹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

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

論儒釋似是而非

答吳斗南人傑

此段謂聖門之學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

知如釋氏所云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

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

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此敢如

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

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

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

出之說也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

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

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

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

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知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論儒釋所見之異

答陳衛道 鞏

此段謂釋氏見處儘高明脫洒而用處則顛倒無有是處

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

氏行處見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細微辯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逆者便是逆着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是誠意正心

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

論性命之理只在日用

答陳衛道

此段謂儒者之論要真實是當與禪家籠

侗罩占不同

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

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

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

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籠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

○老釋類

論老釋體用之異

答徐彥章

此段謂老釋在於厭動求靜有體無用

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

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

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而又知靜者爲主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楊墨類

論墨氏兼愛之病

答張敬之

顯父

此段謂孟子所以能感動夷子者蓋其言

有以中之耳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人心之必有以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也

論異端害正之弊

答范伯崇

其一本而此段謂吾學既明然後可以攻彼之失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詭詭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蔽之譏也

論楊墨皆是邪說

答嚴時亨

世文

此段謂楊墨無大輕重但墨氏尤矯偽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十三終

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四

後集

聖宋諸臣類

論韓富王韓拜相先後

荅汪尚書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之語恐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悞竊謂止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

論韓魏公勇於立事以示勸

萬人傑錄未嘗利於而也

此段專美魏公鎮靜之功

立事之人須是硬擔當死生以之立英廟英廟即位

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

立穎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

太上皇耳溫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

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

處

某嘗論呂汲公溺佛老之學

此段謂呂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

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老之地蓋

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

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

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然

老佛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

經齊文衡

可以入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跡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書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耳

論范忠宣救蔡確之失

答鄭景望

此段爲范公欲爲自全之計未免自私

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某嘗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

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於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

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

論荆公所學之偏

黃義剛錄

此段謂荆公初對神宗語便如此

荆公初對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

爲法今日能爲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臯夔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魏徵有識者之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亮魏徵之下天下之公而自謂然一偏之論矣

論荆公新法之失

荅張元德

此段謂荆公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

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

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  
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自源頭與之商  
量令其胷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  
着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  
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  
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項見趙丞相所  
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  
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  
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

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  
甫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甫所言便以爲非排介  
甫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  
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回論未易究

論荆公得君之故

荅沈莊中

此段謂神宗之時逢介甫出來作壞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 神宗聰明絕人與羣臣說話  
往往領略不去纔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

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一之方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一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訟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廟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卽位已自有此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宗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然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將去亦無緣治安

論荆公欲富國強兵之意

竹林精舍錄

此段謂李文靖當國積得弊事激得荆公出來要一齊整頓

溫公忠厚故稱荆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辨

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爲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  
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  
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  
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  
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論荆公東坡之學

楊道夫錄

此段謂東坡見得荆公之失所以都自改

了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  
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  
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  
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  
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  
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得狼狽遂更不復言兵他  
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論王蘇歐馬之學

荅汪尚書

此段謂歐陽司馬皆不失儒者所守王蘇不能無議

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儒者之學無

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義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荅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

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

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

下者指陳利害

而切近人情

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誠語則

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敢子西皆以利書言之



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某嘗辨老子說中一段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術浮華惡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

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

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

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慾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

山所論鳧鷖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氏則其律

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

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  
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渙然不知禮義廉  
耻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  
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  
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  
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  
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議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  
際則其辨有在於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  
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  
口而厭其心也

再論兩蘇王氏之學

同前 甲申十二月既望

此段專謂蘇學之失

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  
則來教爲得其實矣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  
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  
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萇弘也惟是蘇

經濟文衡 後集卷十四 十一  
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某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闡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之如蘇氏以

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

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邪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

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原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彝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再論蘇氏學術之失

同前 已丑歲

此段謂文本道道之不明文何取焉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

經漢文衡 卷之十四 一三  
卽文以謂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  
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  
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  
章而已旣亾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  
下夫亦孰能禦之

論蘇氏與吾道不合

荅程允夫

此段以蘇氏之文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  
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

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  
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旣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  
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  
彼醉於其說者入於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  
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  
朝程子之貶蘇公嗾孔文仲齷而去之也使其道果  
同則雖異世亦且神交意合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  
爲蘇公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噴悶嘔血以至於  
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

論東坡議論之實

廖德明錄

此段謂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

實

胡文定公之文字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荅薛士龍

季宣

此段謂熙寧置學宮之後學政名存實亾

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亾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嘗竊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言語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

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  
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  
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  
中長爲再荅湖學本末之說然嘗竊竊安宜之書未  
各并實公同上本之出不對收當日之益今野覽太  
對置殊宜此段謂湖學得古人灑掃應對進退之類  
垂論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  
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竊  
謂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

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論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十四終

後集



新漢文衡卷十四

蘇州之盛其地也然其地非其地也

